隔

离



闲情如何偶寄

细读《闲情偶寄》,花了整整两个月时 间。此次重读,有一种走进李渔生命历程 之收获

总起来说,这是一部来自生活和经验 的闲散之书,所涉词曲、演习、声容等诸多 方面,显示出作者多样的情趣和广博的才 智,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闲情其 实不闲,闲情中见独特性情,显卓著见识。 看李渔如何偶寄他的闲情。

写作乃其生命中最重要之事,这位自 学成才的作家,从自身的写作实践中,总 结出简明而实用的理论,系统而周全。如 词曲部,将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 格局,六大门类,一一细列。

看结构第一: 戒讽刺, 立主脑, 脱窠 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审虚实。为什 么将结构放第一?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 后,有奇事,方有奇文。也就是说,结构想 好了,整部传奇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而 结构中之主脑,重中之重:一人一事,即传 奇之主脑,一部《琵琶记》,止为蔡伯喈一 人,而蔡一人又止为"重婚牛府"一事。其 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 二亲之遭凶, 五 娘之尽孝,拐儿之骗财匿书,张大公之疏 财仗义,皆由于此,故"重婚牛府"四字,即 《琵琶记》之主脑也。李渔深得要义,这也 是他作品一出来即大受欢迎之秘诀。

再看词采的四原则:贵浅显、重机趣。 戒浮泛、忌填塞。他特别强调了戏曲的通 俗性问题,要"无一毫书本气"。其中"贵浅 显"又是纲领式的: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 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 人看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 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李渔真是深悟 传奇写作真经,没有通俗化,就不会有广 阔的市场。"每成一剧,才落毫端,即为坊 人攫去。下半犹未脱稿,上半业已灾梨。" 可见其作品之畅销。在很大程度上,李渔 的创作是为了谋生,他要养家,数十口人 都等着他的稿费生活呢,而居杭的后期和 居金陵期间,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出 版、演出和交游上,因此,有专家评论,李 渔一生写了几十种小说和戏曲,除了《比 目鱼》《风筝误》等少数几种,其他的立意 都不高,他的快速高产和成为厚重的经典 是相矛盾的,但似乎情有可原。不过,我依 然极为赞同李渔的为文浅显原则:能于浅 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

而李家班的戏剧实践,使李渔有借戏 班子打秋风之嫌。但说实话,这也是为了 实现他的戏剧梦想。因此,演习部和声容 部、基本上都是围绕演出的实战展开,有 了好的本子,将它更好地演绎出来,套路 一点也不亚于写作。

李家班的演员如此优秀,那么,教他 们的老师,就是一流的高手,确实如此。看 "变调"里的"变旧成新":演新剧如看时

文,妙在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演旧剧如看 古董,妙在身生后世,眼对前朝——若天 假笠翁以年,授以黄金一斗,使得自买歌 童,自编词曲,口授而身导之,则戏场关 目,日日更新,毡上诙谐,时时变相。 显然,李家班的种子早已埋在李渔的

心里,一旦机遇出现,他就会紧紧抓住。他 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他是天生的"曲中 之老奴,歌中之黠婢",只要给他时间,给

李渔的闲情,自居室部开始,越来越 轻松自由,一直到淋漓尽致

李渔经常对人这样感叹:我生平有两 大绝技,自不能用,而人亦不能用之,这实 在太可惜了。人问哪两大绝技呢?一是辨 审音乐,一是置造园亭。

后一个其实不是李渔吹牛。自兰溪夏 李村的"伊山别业"始,又到金陵的"芥子 园",再到晚年又搬回杭州造的"层园",李 渔已经在中国古代的建筑园林业中赢得 了设计师的名声。而且,他还真为别人设 流。昔寓京师,颜其旅馆之额曰:贱者居, 有好事者戏颜其对门曰'良者居'。盖笠翁 所题本自谦,而谑者则讥所携也。"那些好 事者,显然看不惯李渔,要想尽办法侮辱 他一下,而事实上,李渔这次来京,只是设 计了"半亩园",并没有带家班。

我读《闲情偶寄》,读到了一个活色生 香的李渔,可爱又可怜,这是一个多么会 生活的人呀,但因为用度一直不宽裕,他

器玩部中,他独创"暖椅"和"凉杌",



摄

影

计别墅,从房舍,到窗栏,墙壁,联匾,山 石,皆有他独到的见解,匾额中的"蕉叶 联""此君联(竹子)",碑文额、手卷额、册 页额,虚白匾、石光匾、秋叶匾,均就地取

《李渔年谱》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 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李渔游燕,"再入都 门,为贾胶侯设计半亩园"。贾胶侯,就是时 任兵部尚书的贾汉复, 因官职而被人称贾 中丞。李渔在京时,为贾中丞府上幕客。

半亩园坐落在北京东城弓弦胡同(今 黄米胡同),现仅存遗迹。半亩园不是半亩 大,而是取意自朱熹《半亩方塘》诗,据记 载,园内垒石成山,引水为沼,平台曲室, 有幽有旷;结构曲折,陈设古雅,富丽而不 失书卷气,所叠假山誉为京城之冠。

李渔一生三次进京,第一次是为建芥 子园筹款,他暂住在八大胡同的韩家胡同 一带。己亥十月一个冬日,我去韩家胡同寻 "芥子园",七问八问之后,到了韩家胡同 25号,牌子上有胡同历史介绍,其中有这 样一段:清康熙初年,李渔寓居于此,建"芥 子园",该园仿南京芥子园所造。现在这里 是一家卫生保健所。因是周末,铁门锁着, 实在看不出什么。

李渔在北京到底有没有建过"芥子 园", 我查不到资料, 以他当时的经济状 况,建的可能性极小。清代刘廷玑的笔记 《在园杂志》中,我读到了这么一段:"所至 携红牙一部,尽选秦女吴娃,未免入诞风

以抵挡武林门外的寒冷和炎暑。"暖椅"这 样造, 椅桌相连, 椅桌均设两层, 外用挡板 镶闭,内用栅栏透气,脚栅之下安装抽屉, 从早上到晚上,只用四块小炭即可一天保 温,费用却低廉。

饮馔部中, 强调蔬菜等清虚之物,他 极力推荐西北途中遇到的"头发菜",认为 是戈壁之珍;他对白下(南京)之水芹、京 师之黄芽菜(保定徐水大白菜)情有独钟, 认为"食之可忘肉味";他也淡泊,坚持"止 食一物,乃长生久视之道";他对"汤"心存 万分感激,"予以一赤贫之士,而养半百口 之家,有饥时而无馑日者,遵是道也"。总 起来说,他不喜欢喝酒,喜欢吃果喝茶。

种植部中,讲到的花草种类繁多,"予 播迁四方,所止之地,惟荔枝、龙眼、佛手 诸卉,为吴越诸邦不产者,未经种植,其余 一切花果竹森, 无一不经茸理"。在他眼 里,花草亦如人,也是有生命的,而且,他 还从花草中悟出许多养生处世的方法。

弄花一年,看花十日,花之一日,犹人 之百年,养花需要心境,却也是一种积极 的人生态度。

那紫薇树,竟能知痛痒,紫薇知痛,其 他的树草不知吗?肯定也知,草木之受诛 锄,犹禽兽之被宰杀,其苦其痛,实在是说 不出罢了。睹萱草则能忘其忧,睹木槿则 能知戒。芥子园大不及三亩,而屋居其一, 石居其一,还有四五株大的石榴树。石榴 多却不嫌多,为什么要在窄窄的地方种上 这么多石榴?石榴性喜压,籽越多越好,石 榴性喜日,我们可以在石榴树下乘凉,石 榴又性喜高而直上,它们长在屋子旁,就 是屋子的守护神呀

李渔说他有四命,各司一时:春以水 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秋海棠为 命,冬以蜡梅为命。无此四花,以无命也; 一季缺予一花,是夺予一季之命也。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众位看官深深体 验了李渔的性命之说:丙午之春,正是水 仙花开的时候,家里拿不出一文钱,家人 劝道:今年的水仙就算了吧,一年不看水 仙,没什么要紧的。李渔怒而答:你想夺我 的命吗?!我宁可减一年寿命,也要买一盆 水仙! 我从别的地方冒着大雪回金陵,就 是为了看水仙!最终,家人没能阻止李渔 买水仙,不知哪位老婆的头簪和耳环被他 拿去当了。

康熙七年(公元 1668 年)暮春,李渔 建完南京芥子园,却没有钱装修和美化花 园了。于是,他南下广州,借着编《资治新 书》第二集的由头,去拜访平南王尚可喜。 广东巡抚周有德,实际上是想"打秋风"再 筹点银子。就是这一次南下途中,他开始 了《闲情偶寄》的写作

江水平缓,窄小的船舱里,李渔的文 思如滔滔江水,他要写下这些年来的真实 经历和体验,对写作,对生活,对表演,对 美学,他实在有太多的东西想写。这些文 字似乎都浸着他的血,一个个跳将出来,

《闲情偶寄》的结尾,显现出李渔的极 大自信:总之,此一书者,事所应有,不得 不有;言所当无,不敢不无。"绝无仅有"之 号,则不敢居;"虽有若无"之名,亦不任 受。殆亦可存而不必尽废者也

对于用生命和激情凝结成的文字,李渔 有这个自信——他的《闲情偶寄》会久传天

兰溪夏李村,李渔祖居内的图板上, 李渔小广场边的石雕上,依次写着李渔的 多个头衔:思想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 小说家、史学家、诗人、词人、书画家、园林 建筑设计师等等,我挨个数,多达24个。

我以为,这么多的"帽子",都是由一 部《闲情偶寄》生发出来的。

在诗中回到道场山

晓弦

坡上柿子树上的红灯笼 照亮了道场山的钟声, 一行翻山越岭的白头雁, 把时令衔到了远方。 她们究竟去了哪里?

小铁铲,营火晚会 和山脚下的露天电影 帮帮我,捡拾这记忆的残片。 青春的时光渐行渐远, 像日夜流淌苕溪水。 谁会在乎一粒砂子的过往,

可要从诗中回到道场山,

这是一条曲折但又极易抵达的路!

那天上班接到妻子电话,说我们居 住的小区有人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 社区要求单元住户在家隔离观察。妻子 调侃道:"你天天脚长翅膀总想在外头 飞,这次总得老实在家待着?"

我说我没有吉普赛女郎可以满世 界跑的本事,还是搁家里头踏实。傍晚 回来,看到片警在单元门前拉上隔离 条,"两周后去买个彩票吧,中五百 万"。他们风趣的话语,在春寒中投注 一股暖意。

没想到, 咱们这其貌不扬的老小 区,如同中头彩成了网红。最先如临大 敌的是邻近一小区,他们在门口贴出紧 急通告:华小区"出现三列确诊病例,小 区单元已封闭,全部人员隔离观察…… 请做好消杀工作"。后面一串串感叹号, 经自媒体倒腾, 又变成一串串炸弹。三 例?全部隔离?咳嗽大合唱节奏啊?社区 管理方找到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者说: 温柔点好不好, 人家小区确诊的是一 例,不是三"列";隔离的是第四单元,不 是所有单元;是消毒,而不是"消杀"。

小区大事,在寒夜无声发热,短短 几小时里, 我就接到全国各地打来的电 话,连美国、日本都有朋友来电问询。漂 洋过海的声音被高天海风吹乱了调儿: "华小区处在美女扎堆的闹市太古里附 近哦。""几百人被打包扔乡下关起啦。" "附近菜市场和学校陷入恐慌"……

无数写诗的手在兴奋摸索,改行当 段子手。各种传言漫漶在冷清街巷。不 时有人循着门牌跑来看热闹。华小区的 朱女士说,有个小伙子掏出手机,边拍 摄大门边拍打脑门:"咦,咋有人进出 喃?"她遂没好气地乜他一眼:欢迎围观 交流,进来嘛。小伙子跑得比松鼠还快, 车尾小货箱如同大尾巴一翘一翘的。

平时我的手机冷冷清清,蜗居在家 后,每天要接一二十个电话。大多是亲 友同事问询关心。我则"滚动播出"事情 来龙去脉:单元一大爷,半月前去医院 给他做骨科手术的女儿送饭,被感染后 入院治疗。大爷的家人也被转移隔离观 察,幸好前两天均确认无恙。我说自己 和那家人素无往来,事发时又和家人错 开出行,身体更无半点不适。

别人听来,倒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的滑稽感

海浪扑岸般涌出这么多问候,我有 点飘飘然。用这几天排挞而来的口水诗 熏陶自己:加油,鼓劲,重振旗鼓……

但一些二杆子朋友的热乎劲儿,则让我有种大冷天被人揭 开被子的凄寒感

那天,朋友老汤慷慨打来五个电话——平时他一年到头不 舍得聊上半句——先问我是不是住华小区,是不是"糟了";他 把那张外小区的通告用微信发我,又传来全市确诊病例人员分 布图。他大过嘴瘾,只差让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贵哥,听老汤说你摊上大事?想想,那晚聚会咱俩碰杯没? 还有,搞点猛料给我。"这是另一朋友老郭,单刀直入地挑我"发 言"。不禁让我想起陈佩斯那句台词:朱时茂啊朱时茂,你这浓 眉大眼的家伙居然也叛变了,啪——(开枪)。我说你把我在朋 友圈毙了吧,我经常给你点赞,是不是你也糟了?我晓得这位 "蝙蝠侠"老郭玩自媒体上天入地,无孔不入,他深夜"搅拌"出 的十万加让自己收入不菲。我不想成为他啄子下的网红青蛙。

我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想让自己安静一阵儿。蜗居在家,我 和妻子每天按时测量体温并如实报告物业。想想这突如其来的 新型冠状病毒给那么多人、那么多家庭带来伤害,对全国民众 和全社会造成那么大影响,我这十多天不出门又算啥?

我平时是个仰望云中漫步的驴友,眼下乐得在书本、音像 里行走天下。我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看肖申克救赎,也紧 盯主流媒体的防疫动态播报。实在心烦,就去阳台上吸烟发呆。 楼下大街空荡如球场,有稀疏的行人或车辆走过才像一条路。 白口罩挡住了过往姑娘们的红嘴唇,我知道真正的春天来了 她们会开怀放歌,笑靥如花。社区人员拿着图表走来走去,将防 疫重任死盯到户,既当守门员又当代购员。

虽立春已过多日,料峭的风将银杏、小叶榕、木紫薇、三角 梅、梧桐树吹得枝丫瑟缩。远处锦江之畔,高高的电视塔迎风而 立,直指苍穹,塔身壮硕,塔巅尖利,我想它怎么不变成一把巨 剑,将纷乱的病毒斩落下马呢?快了,我相信。

在本日於 消费 梅 专版

刊登内容

百货卖场 金银首饰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超市促销 体育健美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品牌人物 婚纱摄影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52

与张宗和:书信唱酬话衷心

(之二)

当张宗和因为政治运动陷入精神 病痛之中时,沈从文在信中嘱咐他用药 的同时还谈及古典文学:"北京今年数 月来无雨雪,华北旱象令人忧心。盼望 你一切好转,吃眠尔通有好处,不妨每 天吃三几片,无其他副作用。这里也有 了点春天气息,公园中人如赶街子,无 一熟人。从文在人众中走去,有举目无 亲感,在这种情形下读旧诗,如曹植、陶 潜、杜甫等作,即仿佛有较深一层了解, 为过去所未曾有。"由此沈从文还建议 张宗和多出外走动走动,可以到北京来 住上一个月,如果经济上不够,大家可 以帮着筹备一些。

在信中,沈从文常常以身说法,鼓励 张宗和继续努力下去, 要保持必要的斗 志。当谈到很多老朋友都相继病逝时,他 ፟ 提及:

我姐夫和大哥也是一天即完事,事 实上我也有这么一种可能。可是却估计 到,如非意外,还不大像急于报废。因为 还有大几十万字的材料待整理, 又还有 五六十个小专题待写,居多已写出个目 次节略,重抄出来,配上图,就满像个样 子。从这点"有责任待尽"的意义说来,就 得坚决拒绝"报废"的邀请!不得已,要 "退休",倒可以考虑,因为近廿年工作放 弃后,至少还可写个五十万字回忆录,把 身预其事的近五十年文学运动得失,及 个人工作关系,友好接触关系,用一个大 学生能接受的方式写出,必远比有成见 又无知识的教授写的《中国近代文学





王道 著

史》,有意义,有内容,也有趣味得多!但未 必能出版

也还有这么一种可能, 即在正式的受 邀请情形下,来攻关,写一两本崭新的短篇 小说,试试送到国外去看看,肯定用不着什 么宣传,在日本或其他不少国家,都会得到 好评的.....

沈从文对张宗和提及:"中小学生语文 课,多重在能写'论文',而不鼓励学习'叙 事'。甚至于影响到报刊上通讯,也难望写 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对于那一时期比 较好的作家, 沈从文还是看重汪曾祺:"改 写《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还记得住他。 在这里已算是一把手。可没有人明白,这只 比较得用的手,原是从如何情况下发展出 来的! 很少人懂得他的笔是由于会叙事而 取得进展的。"

在这封信里, 沈从文还劝张宗和有时 间多看点杂书,或许一时用不到,但对于治 学和做人都会有所帮助的。后来,沈从文还 专门为张宗和开了书单, 询问他是否需要 这些紧俏的"内部参考"的工具书,也提到 《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渊鉴 类函》《格致镜原》《美术丛书》等唐到清的 这类书可由内部书店购买, 对于搞文物用 处较多,若有需要,可设法为其找找。为此, 沈从文建议张宗和前来京城亲自选书,工 具书、译著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的作品都 可以买到, 但前提是要带着学校革委会的 介绍信,这样就可以到中国书店的内部供 应部去选购了。

沈从文之所以劝说张宗和尽快多购买 书,多读书,是希望他能够把因为政治运动 荒废的时光找回来,重新补课,重新启动自 己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在此之际,沈从 文自己也在为重新购书而忙碌着。

1969年9月12日,沈从文致信张宗 和述说个人真实的现状。其中就提到了张 宗和的女儿以端来看他时的情况:

三姐一走,我的狼狈可想而知。因为除 了二姐偶尔来看看, 只一表侄媳隔日来打 一次针,此外即再无熟人。一出事故,可能 会是完事以后许久,才会为同住同事发现。 这和你以端说的"从容躺在床上看书"实际 上并不相合。因为国家对我已够好了,可是 我受心脏病、高血压限制,报废还是迟早间 事。这廿年学的一切有用东西,完全无望把 它来点滴贡献给工作了。我哪里会从容!在 床上实十分难过,无可奈何。

时隔近半个世纪后, 张以端对那段往

事依旧记忆清晰,尤其是关于沈从文被迫 处理藏书的经历,她至今提起来仍会落泪。

以端说,大概是1968年的深秋,她去 北京拜访三姑爹沈从文,那时他好像住在 东堂子胡同,反正和三姑妈不住在一起。屋 子很小,光线很昏暗,一进门就是一个大 坑,差点跌了一跤。看到三姑爹时她吓了一 跳,三姑爹正躺在床上,她走了过去,三姑 爹拉着她的手,说书都没了,不少是作者好 友送的书,六分钱一斤卖掉了……

她跟三姑爹说让他想开点,还用贵州 话(安顺方言)说笑话逗他乐,因为湘西人 能够听得懂贵州的方言。当时以端就讲了 两个笑话,一个是两个乡下年轻人看人家 打乒乓球,就模仿着拿两块木板打鸡蛋。 沈从文笑完了还是"教育"以端说,不可以 取笑劳动人民。还有一个笑话是说一群年 轻人拼命去抢一条"白线线",意思是说进 行百米冲刺。沈从文理解以端的用意,对 她表示感谢,且当时就答应喜欢书法的以 端写幅字给她。当时写的是沈从文去鄱阳 湖采风时作的诗词,沈从文说那种采风是 无法写小说的,就写了这首诗。写完后沈 从文又问以端喜欢哪个诗人,以端说喜欢! 李清照。于是沈从文又为她写了两首李清。 照的词,至今这些书法作品还为以端女士 珍藏着

以端说她永远忘不了,当她告别时,三 姑爹和三姑妈跑到胡同口送她的场景,当 时还一起拍了合影,那种气氛多少是有些 令人伤感的。

沈从文一再在信中提醒张宗和, 务要 认真积极学习,内容意义深远,希望他能一 改旧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方式,关注眼前的 形势。其实无非还是希望这位忠厚好学的 小舅子能够安全度过"运动期",并希望他 能在现实工作中有所收获。

 $(=\pm)$

连